

17.08

广水文史资料

第三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广水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1988年12月

编 审：傅松臣

责任编辑：王志光

编 辑（姓氏笔划为序）：

刘继业 陈其福

吴泽民 杨少之

周 葵 黄靖涛

张孝贵 夏修富

章家文 彭为群

熊宗兴

更换书名小启

因撤销应山县、建立广水市，
本丛书由《应山文史资料》更名为
《广水文史资料》。

特告各界读者。

目 录

胜利大逃亡.....景 勘(1)

——《淞沪抗战之“八百壮士”》续篇

夜袭平林.....吴益民口述(35)

冯雀子智取唐儿寨.....傅仲太口述(47)

傅本山打“狼”记.....傅仲彦口述(54)

关于战时儿童保育院的回忆.....杨少之(58)

忆香港第二儿童保育院.....程光富口述(78)

附 录

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

.....杨少之、易俊桃提供(90)

国立第十五中学校歌

.....杨少之提供(91)

日军在广水镇的随军妓院.....王旭初(92)

广水镇汉奸头目更易记.....易心法(98)

伪马坪区长与绥靖团长 争斗

.....张顺元口述 (106)

日军对京桥方家湾的大屠杀

.....方选耀等口述 (112)

日军血洗四大姚家湾的罪行

.....姚升木等口述 (121)

xxxx xxxxxx

日军在应山的暴行

附 录

xxxx xxxxxx

.....李山溪 (127)

爱国士绅左南屏.....吴益民口述 (138)

从开明士绅到新四军副团长.....汪 英 (145)

对父亲的片断回忆.....程亚光 (155)

我所走过的曲折道路.....李锡璜遗稿 (163)

我所知道的“三开棺”.....范子春口述 (170)

易云吾与“三开棺”.....易胜梅口述 (176)

关于“三开棺”的所见所闻...刘楚才口述 (182)

“三开棺”之本源.....梁吉三口述 (186)

广水镇回民解放前概况.....李明山 (190)

天主教在应山的简况.....吴秉懿 (197)

我所了解的广水天主堂.....张荣寿口述 (201)

罗朝龙与应山基督教会.....罗道德口述 (208)

征稿启事.....编 者 (215)

胜利大逃亡

——《淞沪抗战之“八百壮士”》续篇①

景 勤

1945年2月到8月，我们——淞沪抗战之“八百壮士”、“四行孤军”幸存者中的二个班——一行共25人，历经千难万险，终于逃出日伪统治中心沪宁沦陷区，经苏、皖、豫、鄂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及游击区，辗转到达“大后方”重庆。从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下出逃，是我们200余名幸存者的集体行动，我们25人是其中的一个行动小组。为了实现这次“胜利大逃亡”，我们作了长时间的准备，一路上得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和抗日群众的大力协助。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，特别是共产党坚决抗战和对抗日友军热情相助的竭诚精神，使我终生难忘。

1944年，日军将我们200多名中国军人从南京押回上海。我们被分散在日军兵营当

“使用人”即做苦工。当时我们摸不清这是什么地方，每天只看到日军飞机从头顶上飞来飞去。不久，鬼子从外面抓了些“苦力”送到这里服劳役，其待遇比我们更低。从“苦力”口中，我们打听到这里是守卫月浦机场的日本兵营，附近常有新四军游击队活动，游击队曾经奇袭过停在机场的敌机。听到新四军打鬼子的消息，我们感到十分兴奋，便开始产生了从这里逃跑的念头。可是，还没等我们进一步摸清线索，恰逢日军换防，又将我们遣送到龙华寺日军兵营。

龙华寺是上海著名的佛教胜地，其桃花景观历来远近驰名。这里沦陷后，桃树被砍光，“菩萨”也遭殃——三圣殿里，“天冠弥勒佛”头上的铜冠和龙华宝塔上的铜铃子小铜佛，都被日军掠去制造子弹壳，整座寺院变成了杀气腾腾的兵营。就在日军换防之际，我们中有两位弟兄逃跑了，直到清点关押人数时才被发觉。这下可捅了马蜂窝。日军调动了大队人马，将我全体官兵驱赶到三圣殿院内，命令我们全体跪在烈日之下，不给饭吃，也不准大小便，还骂我们“良心大大的坏了，有罪统统地受

罚”。院子里顿时炸了营。弟兄们这几年受尽了鬼子的折磨，生死早置之度外，哪还吃敌人这一套！日军见我们不肯下跪，急忙朝天开枪，妄图威吓弹压。为避免弟兄们吃大亏，我们几个班排长不约而同地站出来，以拼着一个死的决心，异口同声地质问日军：你们日本人讲不讲道理？你们开口“中日提携”，闭口“日华亲善”，难道侮辱中国军人就是你们的“亲善”、“提携”？“士可杀，不可辱！”我们既不是俘虏，又不是降军。按照国际公法，中日两国军队应是平等地位。在你们武力压迫之下，有两名中国士兵失踪，我们未向你们要人，你们反诬我们有罪，真是蛮横霸道！你们不过仗恃手中有枪，欺负我们手无寸铁。你们可以把我们拉出去公开枪毙，谁怕死谁就不算中国人！但是话要说明白，你们想用罚跪、饥饿，甚至不准大小便的卑鄙手段来侮辱中国士兵，这是绝对办不到的！我们这一席话，鬼子虽然似懂非懂，但紧张气氛毕竟渐渐缓和下来。日军头目叫“通译”②告诉我们：这是一次误会，可以派代表谈判。我们知道这是鬼子的“怀柔”诡计，当

即让通译告诉日军，这个条件可以考虑，但今后再不要发生这样的“误会”！日军找不到我们的破绽，所谓“逃跑事件”也就不了了之。

“使用人”的生活，每日两餐，每人每餐一平碗麦米饭，四人共一盆海带酱汤；每人每日发三根纸烟，每两个星期配给一瓶三市斤装的“太阳牌”啤酒。“逃跑事件”后，日军总想找我们的错，恨不得吃了我们这些中国兵。平安无事几日后，日军忽又提出：龙华寺附近有段铁路，时常被中国游击队破坏，“现在你们统统去修。如果不出事，说明良心挺好挺好的，皇军大大地欢迎”。我们将计就计，准备借这次筑路跟外界取得联系。开工后的头几天，日军将我们跟“苦力”隔开干活。一连数日风平浪静，他们就渐渐放松了戒备。日军一松懈，就有“苦力”往草丛里投小石块。我们趁岗哨不注意，拣起石块一看，外面包着字纸，写着很简单的两句话：“你们有两位弟兄到了浦东游击区，有一个是河南人，名叫姚连玉，让我告诉你们。”傍晚收工时点名，我们人数一个不少，日本兵更放心了。为了抢速度，日军

让我们跟“苦力”一块儿干活。几天后，新四军游击队一位同志混在“苦力”中来找我们。他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姓瞿，从浦东来的，你们就叫我的代号‘瞿大队’好了。”当时我们估计，全体出逃不可能，单独逃跑要闯祸。为避免打草惊蛇，就暂时中止了与瞿同志的联系，想等待时机再说。龙华寺修复铁路的工程结束后，我们被送到附近的另一处日军兵营当“使用人”。在中国现代史上，这里曾留下国民党当局罪恶的一页。兵营外面就是抗战前的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——一座杀人的魔窟。当时，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一味奉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，把大批爱国志士投入牢狱集体杀害。这个日军兵营便是昔日的屠场，地上和墙壁上都洒有爱国志士的鲜血。

1944年冬天，大汉奸汪精卫死于日本，沪宁傀儡政权风雨飘摇。从汉奸通译对我们态度上的微妙变化，也能预感到敌伪的末日快到了。这帮家伙以往认贼作父，狐假虎威，近来忽然好象记起了自己也是中国人，背着日军找我们拉家常。自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我孤军

营遭日军劫持，从上海引渡到南京，又从南京解回到上海；我们忍辱负重，卧薪尝胆，把国家仇民族恨埋藏心底整整三年。现在日伪一片慌乱，我们终于有了逃脱苦海的希望和时机。我们想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我们设法向在兵营附近刁弄菜的老百姓那里打听游击区的消息，才知道不仅浦东有新四军活动，连浦西浦南现在也成了新四军的游击区。根据这种有利情况，我们进行了具体策划。一是行动路线。如果走浦东，隔着一条黄浦江，我们这次打算集体出走，人数多，不易偷渡，只有往浦西浦南突围比较有把握些。二是行动步骤。我们200多名弟兄分隔在几个兵营里，虽然互有联系，但想一起冲出去也不可能；只有化整为零，寻机而动。从目前时局看，出走一批后，一时滞留敌营的兄弟，估计要被日军当作“人质”（以备其战败后向战胜国求活命的筹码），处境不会十分恶劣；只要大伙齐心，就能对付敌人。三是突围的信心与决心。我们全团400多名官兵自1937年底成了“孤军营”后，7年来几乎与世隔绝，至今只剩200

多兄弟，都希望冲出牢笼，有“不成功，则成仁”的决心。大家都作了这样的准备：万一落入敌手，横竖是个死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；不管是谁，若卖友求荣，当视为乱臣贼子，人皆得而诛之。

我们秘密准备了一段时日，就仍由几个班排长分头组织，于1945年2月（古历乙酉年春节期间）开始了行动。我所在的行动组有两个班共25人。我们循着寒夜的星光，从市郊龙华朝西南方向摸索前进，在天亮时跑到了上海县境，受到了新四军淞沪游击支队的热情接待。回到亲人中间，大家都激动得哭了起来。当地抗日群众给我们送来了便衣、长袍，给我们换装，还带来了他们自己舍不得吃的年糕和米花糖给我们吃。经过与他们交谈获悉：日伪为了挽回败局，正在这一带搞所谓的“大上海巩固治安区”行动，恢复保甲制度，更换“良民证”，重建“清乡委员会”。为确保安全，我们不宜在此久留。新四军同志提出护送我们到金山卫，然后渡海上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。可是，我们当时认为身为国军现役军人，在未接到

上峰正式命令停止战斗之前，是不能擅自行动的；当务之急是争取早日归原建制部队，或找到“最高统帅部”请示报告；我们的行军路线应该指向西北方向。正在这时，忽有本地的两面③“清乡”委员送来情报：日本人下了条子，要地方上摊派一批“苦力”，送到南京当劳工，限三天内出齐，否则日军将下乡“讨伐”，鸡犬不留云云。这个情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“走”的机会。新四军同志问我们有没有胆量冒名为“苦力”上南京？若可以，到南京后再设法与茅山的游击队接头渡江到苏北，他们可以办路单派人化装护送。我想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死且不惧，何惧其它！就代表弟兄们说这办法能行。大家也都表示愿意从鬼子眼皮底下闯过去。因时间紧迫，新四军同志当即请来理发师傅给我们剃了头刮了胡子，妇救会帮我们把符号、名册、日记、照片等证件、文件密缝在袍子的棉絮里面；由两面“清乡”委员帮我们写了假名的“良民证”；游击支队签署了与茅山接头的秘密路单……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又派人化装“苦力头”跟我们一块出发，

坐上了运送“苦力”的火车闷罐车皮。到了南京孝陵卫后，我们被分配到筑路工地当杂役——喂马、抬煤、挑大粪、种蔬菜等。日军计划从这里修一条战略公路到杭州，以加强对京沪杭三角地带的控制，从各地抓来了不少劳工。

孝陵卫在南京城东郊，原是明朝御林军拱卫开国皇帝朱洪武墓园的戍所，离中山陵不远。1942年我们被裹胁到南京后，曾经晋谒孙中山陵墓，因而来过这里。为了摸清周围的情形，我们模仿吴语与乡民交谈，跟送马草的农民混熟了。据他们说，青龙山吴家坡等处常有新四军手枪队出没，是从茅山下来的，专打鬼子汉奸，板眼可多着呢。他们还说，这不是耳闻，而是亲眼目睹的事。新四军化装的“苦力头”通过送马草的农民带出密信，跟手枪队接上了关系，商量内应外合，帮我们早日逃出敌营。4月初，清明节前的某日，机会终于来了。日伪军搞春季“扫荡”演习，倾巢出动打野外④，工地上只留了一些散兵岗哨来监视筑路民伕。这天收工后，弟兄们饱餐了一顿，就开始了行动。我们先派人钻出铁刺网，上青龙

山报信，以便得到接应。天刚黑时，日军哨兵换岗，大家瞅住机会喊声“打！”一齐动手，将哨兵打死，把兵营门口的铁刺网搬开，朝着青龙山游击区方向跑去。众民伏看见我们跑，他们也跟在后面，如潮水般涌出兵营。等到几个正在喝酒作乐的日本兵发觉，天色已完全黑了。新四军手枪队的徐队长亲自带人接应过来，引我们穿林越涧翻过紫金山，把敌人追赶的枪声甩得老远。上青龙山后，我们在手枪队控制的安全地带休息了两天。听来山上送情报的人员说：那天夜里，日伪军在附近山村和树林里搜索了半日，但毫无结果，就说“苦力”逃跑是“四老爷”（指新四军）破路的行动。他们根本没料到在抓来筑路的劳工中有“八百壮士”、四行孤军”的幸存者。

清明刚过，正是阳春三月，江南莺飞草长。我们脱下了身上的破絮袍子，把缝在里面的东西都取出来，换上手枪队给我们准备的夹袄（上面很多补丁，便于夹带东西）。徐队长还特地派交通员上茅山，给我们办妥了到江北抗日根据地的介绍信，并帮我们制订了行动计

划。其路线是：从苏皖边区新四军防地沿淮河故道上溯，寻找我们原来的部队。为了顺利渡江，我们20多人分开为两个班行动，约定在江北会聚。我是准尉班长，就带了一个班，在新四军向导的引领下，到达燕子矶东幕府山麓，于当夜偷渡成功，登上扬州六合县地界，很快与另一个班会合，进入了共产党领导的苏皖抗日根据地。

我们从南京脱险不久，盘踞沪宁一带的敌伪妄图作垂死前的挣扎，便发起了大规模的“流血清乡”，由水陆两路向苏北抗日根据地“扫荡”、“蚕食”。苏北广大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迅速掀起了反“清乡”斗争。我们这20多个兄弟在新四军李队长率领的武工队掩护下，在大运河与津浦路之间，避实就虚，迂回北上，与敌人“捉迷藏”。李队长将我们化整为零，分编在上十个便衣小组里。我们跟武工队员一样装束，头上顶一条毛巾，手里拿一件农具，每组三至五人不等，装扮成跑“青荒”、打短工的农民，在苏北原野上行进。碰见日军的游动步哨检查“良民

证”，前面的一个队员假装在身上掏摸，另一个队员趁敌不备，用毛巾猛勒其颈项；然后，其他两三个队员就对敌兵扭的扭手，抬的抬脚，将其弄到隐蔽处打死，将缴获的长枪掩埋在河沟里，是短枪则藏在身上。一切就绪后，大伙又若无其事地赶路。有时遇到伪军岗哨，武工队员就把手枪一晃。伪军一见新四军就吓破了胆，连声哀求“四老爷饶命！”就这样，我们武工队闯过了敌人的无数临时据点和哨卡。我们到达洪泽湖畔抗日民主政权机关驻地，受到苏北行署领导人的亲切接见，新四军战地文工队还对我们进行专场慰问演出，演唱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新四军之歌》、《八一三抗战小调》、《高粱叶子青又青》、《抗日莲花闹》、凤阳花鼓《送郎打东洋》等节目。我们深受教育和鼓舞，感受到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特有的民主、自由的温暖和幸福。

我们在湖区短暂休整后，跟随新四军机关、部队转移了几处地方。在苏北敌后游击战的艰苦环境中，我们在生活上受到特殊照顾。新四军给我们换了夏衣，发了银元和纸币作路

费，每日两餐伙食也有专门安排。正值春蚕结茧、大麦豌豆黄熟季节，我们准备告别新四军，按原订路线行进。将要动身之时，出现了新的敌情：日军从高邮湖出动大股水陆两栖部队向苏北腹地大举“讨伐”，沿路抢粮、破坏夏收；鲁南的国民党亲日顽固势力和政治土匪与敌伪勾结，在新四军背后骚扰；日军的小火轮冒着黑烟发出鬼叫，一艘接一艘在湖面游弋，船上挂着白布黑字的“苏北+共军=战火”、“皇军+苏北=和平”的大幅反动标语，侵略气焰甚嚣尘上。面对这种情势，我们原订沿淮河西行的计划眼看已行不通。正在我们忧虑之际，想不到新四军部队首长早已成竹在胸，替我们安排了另一条行动路线。首长在戎马匆忙中专门找我们谈了话，大意是说，早在1936年西安事变时候，你们集团军的张治中总指挥就为国共合作抗日奔走，不遗余力，可算是共产党的老朋友了。今天你们从敌营突围到苏北敌后，亲眼看到了新四军和边区的一些情况，对顽固派联日反共的行径也有所闻。目前日寇大举窜犯苏北，企图以此使南京